

聞

多

天問疏證

86
I222.3
38

天問疏證

聞
一
多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B

289540



天 問 疏 證

聞 一 多

(原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華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周禮日曆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4 插頁 1 字數 83,000

1985 年 12 月新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2,000

統一書號: 10186·561 定價: 0.85 元

天問疏證

1 曰遂(邃)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遂，往也。初，始也。言往古太始之元，虛廓無形，神物未生，誰傳道此事也？言天地未分，溷沌無垠，誰考定而知之也？

2 冥昭瞢闇，誰能極之？馮翼惟像，何以識之？言日月晝夜，清濁晦明，誰能極知之？言天地既分，陰陽運轉，馮馮翼翼，何以識知其形像乎？

案遂讀爲邃。(《後漢書·班固傳》注、《太平御覽》一引並作邃。)'上下'謂天地。『冥昭』謂晝夜。『瞢闇』不分明貌，猶未形也。『極』，究也。『馮翼』，元氣滿盛之貌。《方言》十三：『臆，滿也。』注曰：『臆，氣滿之也。』《文選·長門賦》：『心憑臆而不舒兮，』注曰：『憑臆，氣滿貌。』馮翼與臆、憑、臆同。疊言之曰馮馮翼翼。《廣雅·釋訓》曰：『馮馮翼翼，元氣也，』謂元氣盛貌也。像與象同。《韓非子·解老篇》曰：『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，皆謂之象也。』《韓詩外傳》八曰：『未見鳳凰，惟思鳳象。』是無實形可覩而但可擬想者謂之象，故《老子》四十一章曰：『大象無形。』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曰：『網(從王念孫說改)不若無形之象。』『馮翼惟像』總承『上下』『冥昭』二事，言天地未

分，晝夜未形，惟氤氲一氣，聊可假想焉耳。《淮南子·精神篇》曰：『古未有天地之時，惟像無形，窈窈冥冥，芒芘漠閔，瀕濛鴻洞，莫知其門。』《俶真篇》曰：『天地未剖，陰陽未判，四時未分，萬物未生，汪然平靜，寂然清澄，莫見其形。』《天文篇》曰：『天墜未形，馮馮翼翼，洞洞濶濶。』並即此『馮翼翼像』之謂。（右第一問混沌未開）

3 明明闇闇，惟時（是）何爲？陰陽三（參）合，何本何化？言純陰純陽，一晦一明，誰造爲之乎？謂天地人三合成德，其本始何化所生乎？

案『時』讀爲是，（朱熹、戴震說）此也。『惟是何爲』與後文『惟茲何功』、『惟其何故』語例同。（劉永濟說）『明明闇闇，惟是何爲』者，言天地既分，明者爲明，闇者爲闇，其所爲何事乎？『三』讀爲參。屈復說『參合』猶參雜和合也。（《新語·道基篇》：『功德參合而道德生焉。』）《莊子·田子方篇》曰：『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，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，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。』《淮南子·汜論篇》曰：『陰陽相接，乃能成和。』《天文篇》曰：『陰陽和合而萬物生。』曰『交通成和』，曰『相接成和』，曰『和合』，並猶言參合矣。張衡《靈憲》曰：『于是元氣剖判，剛柔始分，清濁易位，天成于外，地定于內。天體于陽，故圓以動；地體于陰，故平以靜。動以行施，靜以合化，堙鬱構精，時育庶類。』案施之義爲施出，物之所自出者即其本始，故《禮統》曰：『施生爲本。』（《太平御覽》一引）而《莊子·庚桑楚》『出無本』，《釋文》曰：『出，生也，』亦謂生物者爲本也。《老子》五十二

章『以爲天下母』，注：『母，本也，造化也。』此言陰陽既已參合矣，何者爲陽施所本，何者爲陰所化生者乎？（《呂氏春秋·大樂篇》：『萬物所生，造於太一，化爲陰陽。』舊校造一作本。《呂覽》亦以本化對舉，然其說似與此異。）

4 圓則九重，孰營度之？惟茲何功，孰初作之？言天圓而九重，誰營度而知之乎？言此天有九重，誰功力始作之邪？

案圓之爲言垣也。（《周禮·序官·司圜》司農注：『今獄城曰圓。』《淮南子·本經篇》注：『宣室，殷宮名，一曰獄也。』垣通作圓，猶宣通作圓。又翺一作翺可證。）『圓則九重』，謂九重之垣更相環繞，如城垣之外又有城垣也。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曰：『天有九重』指此。天垣九重，重各一門，故古稱天門九重。《招魂》：『虎豹九關』，注曰：『言天門凡有九重，使神虎豹執其關閉。』《漢書·禮樂志》曰：『九重開，靈之旂』，又曰：『天門開，誅蕩蕩』，是矣。後世天文家分天空爲三垣，曰紫微垣，曰太微垣，曰天市垣。九重之圓即三垣之倍數，而字則作垣，亦可取證。又考晚周秦漢人每言人君有九門。《九辯》：『君之門以九重』，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『毋出九門』，注謂天子九門，是天子之城亦九重也。天子九城之制，蓋即依天圓九重之說而定。營與縈通。『孰營度之』，誰縈繞此垣而度知其里數也。（漢人所傳周天里數，其說不一，見《開元占經·天占篇》引《孝經援神鏡》，《藝文類聚》一引《春秋元命苞》，《論衡·說日篇》及《廣雅·釋天》（右第三問天垣九重）

5 幹維焉繫？天極焉加（架）？八柱何當？東南何虧？幹，轉軸也。維，綱也。言天晝夜旋轉，寧有維綱繫綴其際？極安所加乎？言天有八山爲柱，皆何當值？東南不足，誰虧缺之也？

案《說文》曰：「幹，蠡柄也，從斗軌聲。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輶車輪幹。」《說文》又曰：「瓢，蠡也。」《太平御覽》七六二引《通俗文》曰：「木瓢爲斗。」又《方言》五注曰：「蠡，瓢勺也。蠡，瓢同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料，勺也。」斗料亦同。蠡謂之勺，斗亦謂之勺，是蠡即斗也。《說文》又曰：「斗象形有柄。」幹訓蠡柄者即斗柄，故字從斗作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曰：「北斗七星，所謂璇、璣、玉衡以齊七政。」《五行大義》引《尚書說》曰：「璇璣、斗魁四星，玉衡、杓橫三星，合七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引《春秋運斗樞》曰：「第一至第四爲魁，第五至第七爲杓，杓合爲斗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杓，斗柄也。」幹爲斗柄，杓亦斗柄，然則《天問》之幹即七星中之杓，亦即北斗之柄矣。北斗之狀又與古車之形相似，斗魁似輿，斗杓似轅，故一說又以北斗爲車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曰：「斗爲帝車，運於中央，臨制四鄉（嚮）。」《北堂書抄》一五〇引《天官星占》曰：「北斗爲帝車」是也。然而斗之轉以柄，車之轉以輪，擬斗於車，以其用言，則斗柄當於車輪，此幹本訓斗柄，而揚雄杜林之所以又以爲輶車輪幹也。王注曰：「幹，轉軸依《太平御覽》一引補也」者，說從揚杜，雖不爲無本，然終非所以釋《天問》此文。蓋《天問》字既作幹，則作者意中轉天之物，是斗非車，固自明甚。洪興祖引《說文》曰：「幹，

穀端沓也。』今本《說文》幹下無此訓，惟輶下曰：『穀端錯也。』然則洪所引蓋誤《字林》爲《說文》歟？《太平御覽》二，《事類賦注》一，《簡齊詩集箋注》二三，《別伯共》注引《天問》並作筦，原本《玉篇·系部》引作輶，此蓋均假爲幹。或以爲諸書所引借爲輶字，非是。維者，《漢書·天文志》曰：『斗杓後有三星，名曰維星。』幹維者，猶言斗柄之維。（斗柄之維或省言曰斗維。《莊子·大宗師篇》：『維斗得之，終古不忒。』維斗卽斗維之倒。）蓋維之一端繫於天極，詳下一端繫於斗柄，斗轉則維動，而天亦隨之，故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曰：『帝張四維，運之以斗。』又曰：『紫宮執斗而左旋』也。

古初作室，上圓而下方。上圓者其形如蓋，交聚衆材以爲蓋弓，其名曰橑。橑之爲言祭也。《說文》：『祭，柴祭天也。』卜辭作，象環立衆木，交相枝鉅而焚之之狀。交聚衆木而焚之，以祭天曰祭，以取明曰燎。（所謂庭燎是也。《儀禮·士喪禮》注：『在地曰燎，執之曰燭。』金文作，亦取象形。）交聚衆木或竹以蓋於上者，在車曰輶，在屋曰橑，四者其形同，故其名亦同。極卽橑也。知之者，橑廂梁一聲之轉，而梁或謂之極。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：『萬載宮極』，注曰：『極，屋梁也，三輔間名爲極。』《枚乘傳》：『單極之統斷幹』，注曰：『西方人名屋梁爲極』，是其證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曰：『中宮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』，是天極之星本以似屋極而得名。天極星又每與北極相混。北極者，一曰北辰，而《天官書》索隱引《春秋合誠圖》亦曰：『北辰，其星五，在紫微中。紫微，大

帝室。『且極爲屋極，而北極謂之北辰，故辰得孳乳爲宸。』《說文》曰：『宸，屋宇也。』加讀爲架。《淮南子·本經篇》『大厦曾加』注曰：『加，材木相乘架也。』

《淮南子·墜形篇》曰：『天地之間，九州八柱。』柱原作極，從王念孫改。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注引《河圖》曰：『地有九州八柱，』亦謂地上承天之柱。案八柱即八山。王注曰：『天有八山爲柱』是也。《墨子·尚賢中篇》引《周頌》曰：『若地之固，若山之承，不坼不崩，』亦可證明八柱即八山。《墜形篇》又曰：『八紘之外乃有八極：自東北方曰方士之山，曰蒼門；東方曰東極之山，曰開明之門；東南方曰波母之山，曰陽門；南方曰南極之山，曰暑門；西南方曰編駒之山，曰白門；西方曰西極之山，曰閭闔之門；西北方曰不周之山，曰幽都之門；北方曰北極之山，曰寒門。』蔣驥謂八柱即八極，亦是也。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曰：『共工……觸不周之山，天柱折。』不周山者，於《墜形篇》爲八極之一，而《天文篇》謂之八柱，此八柱即八極，亦即八山之明證。

屋以橑爲蓋。橑謂之極，衆橑交集之中心亦謂之極。天蓋謂之天極，天之中心亦謂之天極。《論衡·說日篇》引鄒衍說：『天極爲天中。』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『中宮天極星。』此其觀點以天體爲本位，天官家言也。然自人視之，極星乃在赤道之北而偏西，故極星又曰北極。此其觀點以地爲本位，輿地家言也。夫極者中也，既爲極則不得言北，言北則不得謂之極矣。彼創北極爲天中之說者，《楊泉·物理論》：『北極天之中。』《公羊傳》昭十七年疏引孫炎《爾雅》注：『北極，天之中，以正四時。』又引

李巡注：『北極，天心也。』直混兩種相反之觀點於一語中耳，宜其進退失據而滯礙難通也。世人見不及此，乃膠柱而求其理，則天傾地傾之說興焉。《天問》此文曰：『八柱何當？東南何虧？』天傾之說也。下文曰：『墜何以東南傾？』地傾之說也。彼其意若曰：以天爲極，八山爲柱，極以覆柱，柱以承極，天之中心當與地之中心相值，今天之中心偏於地之西北，是非天傾西北，即地傾東南矣。蓋八柱之修短，理當齊一，不容參差。天未傾時，地與天間之距離，本各方盡同，因之八柱之上承於天者，其上端皆與天相密接。既傾之後，天西北距地近，而東南距地遠。距離增遠而柱未加長，則是東南之柱未曾上屬於天，而柱天間必留有空隙也。『八柱何當，東南何虧』者，問餘柱何以皆與天相當值，而東南之柱獨否。然則此八柱本當言七柱，今言八者，古人朴略，語有未密耳。

《漢書·天文志》曰：『極後有四星，名曰句（鉤）星。』（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，《廣雅·釋天》及《晏子春秋》並有鉤星。）斗杓後有三星，名曰維星。』又曰：『維星散，句星信（伸），則地動。』案維所以繫鉤，鉤所以掛維，二者交相爲用，以爲斗與極間之連鎖。維或散，鉤或伸，則斗與極絕。斗極絕則天無所懸，天無所懸則地杌隤而動搖矣。《晏子春秋·外篇》曰：『昔我見鉤星在四（駟）心之間，地其動乎？』在駟心之間，正言鉤與維絕，故爲地動之象。《天問》此四句蓋謂說者咸云幹維繫於天極之鉤，天極架於八柱之上，然而按實言之，天極上未嘗繫於斗柄之維，下亦非平架於八柱之

端，不然者，彼東南之柱何以不與天極相值，而使極柱之間留有虛隙乎？（右第四問天傾西北）

6 九天之際，安放（傍）安屬？隅隈多有，誰知其數？九天：東方皞天，東南方陽天，南方赤天，西南方朱天，西方成天，西北方幽天，北方亥天，東北方變天，中央鈞天。其際會何分，安所繫屬乎？言天地廣大，隅隈衆多，寧有知其數乎？

案《呂氏春秋·有始篇》曰：『天有九野，……中央曰鈞天，其星角、亢、氐；東方曰蒼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；東北曰變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牽牛；北方曰玄天，其星婺女、虛、危、營室；西北曰幽天，其星東壁、奎、婁；西方曰顓天，其星胃、昂、畢；西南曰朱天，其星觜、參、東井；南方曰炎天，其星與鬼、柳、七星；東南曰陽天，其星張、翼、轸。』（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同）即此所謂九天也。放與傍同，依也。（《廣雅·釋詁》四：『放，依也。』）言九天之邊際，各於何處互相依傍，互相連屬也。隈猶隅也。《文選·魏都賦》劉注言其交界之處，犬牙交錯，以相鉤連，其隅隈出人之數，誰可得而知之也。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：『天有九野，九千九百九十九隅。』注曰：『九野，九天之野也。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。』

7 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？日月安屬？列星安陳？沓，何也，言天與地合會何所，十二辰誰所分別乎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，誰陳列也？

案十二謂十二次。《周禮·保章氏》曰：『以星土辨九州之地，所封封域，皆有分星，以觀妖

祥。』注曰：『大界則曰九州。州中諸國之封域，於星亦有分焉。其書亡矣，……今其存可言者，十二次之分也。星紀，吳越也；玄枵，齊也；娵訾，衛也；降婁，魯也；大梁，趙也；實沈，晉也；鶉首，秦也；鶉火，周也；鶉尾，楚也；壽星，鄭也；大火，宋也；析木，燕也。』（十二次分野之說，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，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，劉歆《說春秋日食分野》，荀悅《漢紀》，《越絕書·軍氣篇》等略同。）沓，合也。焉猶乃也。下文『恒秉季德，焉得夫朴牛』，《周幽誰誅，焉得夫褒姒》，並同。『天何所沓，十二焉分』者，言以星之十二次舍分屬諸國，使國各有分星。然天之星次與地之國域，奚以見其相合而必爲十二哉？

《後漢書·律歷志》注引《月令章句》曰：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分爲十二次，日月之所躔也。』《乙巳占·分野篇》引《春秋內事》曰：『天有十二次，日月之所躔也。』案《漢書·天文志》曰：『中道者，黃道，一曰光道。……日之所行爲中道，月、五星皆隨之也。』《開元占經·日占篇》引《河圖》亦曰：『日月五星同道，』是十二次爲日月之所躔，亦即五星之所躔。『日月安屬，列星安陳』者，《荀子·天論》『列星隨旋』注：『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，是列星卽有列位之星宿。』謂日月五星循黃道周天之十二次而行，然日月果如何繫屬而運行不墜，列星如何陳列而躔度不差乎？（右第六問十二次）

8 出自湯谷，次于蒙汜。自明及晦，所行幾里？次，舍也。汜，水涯也。言日出東方湯谷

之中，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。言日平旦而出，至暮而止，所行凡幾何里乎？

《尚書·堯典》曰：『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，寅賓（儋）出日，……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，寅餞納（入）日。』案谷本訓道。《九歎·遠遊》：『橫飛谷以南征』，注曰：『飛谷，日所行道也。』《太平御覽》二引虞喜《安天論》曰：『古之遺語，日月行於飛谷。』可證。谷即道，是暘谷本謂日出經行之道。暘之猶言揚也，昧之猶言沒也。昧或聲轉爲蒙，故昧谷一曰蒙谷，然其義仍爲日入之道。此蓋古義也。（《堯典》撰述時代庸太晚，然此段所據之材料則不晚。）厥後九洲瀛海之說出，謂九州之外，環以大海，則日所出入處當在水中，於是說者意中之谷遂爲通水之谷，而暘谷之名且變而爲湯谷，蒙谷亦變爲蒙汜矣。（《詩經·江有汜篇》以汜與渚沱（池）並舉而爲互文，是汜猶渚也，池也。此汜字義同。故《淮南子·覽冥篇》云：『遭回蒙汜之渚。』）

考九洲瀛海之說，蓋自鄒衍而大暢。《天問》作者宜與鄒同時，否則亦相先後，故其地理觀念與鄒同，而說日出入處皆爲水名也。次猶宿也。詳《離騷》『夕歸次于窮石』。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曰：『（日）行九州七舍，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。』（左第七問日）

9 夜光何德（得），死則又育？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？夜光月也。育，生也。言月何德於天，死而復生也？言月中有菟，何所貪利，居月之腹，而顧望乎？

案《廣雅·釋天》：『夜光謂之月。』德讀爲得。（《北堂書抄》一五〇，《事類賦注》一引並作得。）則

猶而也。（《藝文類聚》一，《初學記》一，《太平御覽》四，《事類賦注》一，《海錄碎事》一，《錦繡萬花谷後集》一引並作而。）《禮記·樂記》《萬物育焉》注：「育，生也。」《淮南子·覽冥篇》曰：「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以奔月。」《北堂書抄》一五〇引《歸藏》曰：「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，遂奔爲月精。」夜光何得，死則又育者，問月何所以能死而復生，意蓋謂其嘗得不死藥也。月之盈虧，有生魄死魄之稱，此言月有生死，其義正同。（《孫子·虛實篇》：「月有生死。」）顧疑當讀爲踞。月中有踞菟，蓋猶日中有踞鳥。（《淮南子·精神篇》：「日中有踞鳥。」注：「踞猶蹲也。」）《莊子·外物篇》釋文：「踞，古蹲字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蹲，踞也。」《踞，蹲也。」樂府古辭《董逃行》曰：「采取神藥若木端，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，用月中蟾兔事，長跪之狀與踞相似。」厥指月言，謂月何所貪利而使兔居其腹中也。傅咸《擬天問》曰：「月中何有？白兔搗藥，疑先秦已有此傳說。若然，則此問『厥利維何？』而顧菟在腹？」蓋即謂其利在搗藥歟？（右第八問月）

10 女歧無合，焉取夫九子？伯強何處？惠氣安在？女歧，神女，無夫而生九子也。伯強，大厲疫鬼也，所至傷人。惠氣，和氣也。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，不和調則厲鬼興。二者常何所在乎？

合，匹也。取猶得也。夫猶彼也。《漢書·成帝紀》：「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」注引應劭曰：「畫堂，畫九子母，或云即女歧也。」案或說是也。丁晏云：《呂氏春秋·諭大篇》：「地大則有常

祥、不庭、歧母、羣祇、天翟、不周。『女歧即歧母。孫詒讓云女歧以下皆山名。』《大荒東經》：『大荒東南隅有山，名皮母地丘。』《淮南子·墜形篇》：『東南方曰波母之山。』皮母波母並即歧母之譌。案丁孫二說亦並是也。九子母釋典作鬼子母，九鬼歧一聲之轉。女母古字亦每相亂，故九子母一變而爲歧母，再變爲女歧。九子一曰九嬰。《淮南子·本經篇》曰：『猳狤、鑿齒、九嬰、大風、封豨、脩蛇皆爲民害，堯乃使羿……殺九嬰於凶水之上。』注曰：『北狄之地有凶水。』或作句嬰。《淮南子·墜形篇》曰：『自東北至西北方，有跂踵民，句嬰民。』注曰：『句嬰讀爲九嬰，北方之國也。』或作拘纓。《海外北經》曰：『拘纓之國在其（禹所積石之山）東。』復變爲多顓。《呂氏春秋·任數篇》：『南撫多顓。』要之歧母即女歧，九嬰即九子，皆古民族推源論中之神話人物，故或爲人名，或爲地名，而地名隨民族而遷徙，故地又或在南，或在北也。至《列女傳》卷一《魯之母師傳》曰：『母師者，魯九子之寡母也，』疑亦《天問》女歧九子傳說之演化。其故事之反映於天文中者，則九子又爲星名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曰：『尾爲九子。』索隱引宋均曰：『屬後宮場，故得兼子。子必九者，取尾有九星也。』正義曰：『尾九星爲後宮，亦爲九子星。』案後宮而兼九子，即女歧與其九子也。樂府古辭《隴西行》曰：『天上何所有？歷歷種白榆，桂樹夾道生，青龍對道隅，鳳皇鳴啾啾，一母將九雛。』案此言天上事。道即黃道，榆桂龍鳳皆星名也。《太平御覽》九五六引《春秋運斗樞》曰：『玉衡星散爲榆。』《藝文類聚》八九引同書：『椒桂合剛陽。』注曰：『椒桂，陽星。』

之精所生也。『青龍即東宮蒼龍，鳳皇即南宮朱鳥。』（《太平御覽》九一五引《春秋元命苞》：『火離爲鳳。』火即鶉火，故《鶉冠子·度萬篇》曰：『鳳皇者，鶉火之禽。』朱鳥即鶉火。）然則一母九雛之鳳皇，亦即九子母女歧矣。九子母傳說之演變，其見於先秦兩漢古籍者如此之多，然則近人趙邦彥謂應氏所云九子母，乃東漢時因佛教而傳入中土者，與《天問》之女歧無涉，庸有當乎？

伯強者，周拱辰云：《淮南子·墜形篇》：『隅強，不周風之所生也。』伯強即隅強，風神也。案周說是也。『伯強何處？惠氣安在？』二句實爲互文。惠有寒涼之義。《釋名·釋采帛》曰：『總，惠也，齊人謂涼爲惠。』《莊子·逍遙遊》司馬注曰：『惠，蛄，寒蟬也。』蔡邕《月令章句》曰：『寒蟬應陰而鳴，鳴則天涼，故謂之寒蟬。』案惠亦寒也。惠蛄之名亦取鳴則天涼之義。（《方言》十一：『楚謂之蟪蛄，』是呼寒爲惠，亦楚語。）氣猶風也。下文『西北辟啟，何氣通焉？』亦謂風爲氣。（《莊子·齊物論篇》：『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』《風賦》：『夫風者，天地之氣，溥暢而至。』《論衡·感應篇》：『夫風者，氣也。』餘例尚多，不備舉。）惠氣即寒風。上言伯強，下言惠氣，皆謂風耳。且《爾雅·釋天》曰：『北風謂之涼風，』《淮南子·墜形篇》曰：『北方曰寒風，』是惠氣實爲北方之風。上引《墜形篇》曰：『隅強，不周風之所生也。』隅強者北方之神，（《莊子·大宗師篇》：『禺強得之，立乎北極。』《呂氏春秋·求人篇》：『北至禺強之所。』《海外北經》：『北方禺強。』《大荒北經》：『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，有神，……名曰禺彊。』《大荒東經》：『禺京處北海。』禺京即禺強。）不周亦北方之風。抑又考之，古書所見自然神名

之稱伯者，惟風伯（《韓非子·十過篇》：『風伯進掃。』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：『使風伯掃塵。』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『誅風伯。』《論衡·祀義篇》：『風伯、雨師、雷公是羣神也。』）與河伯。據本篇下文，河伯即封豕，而《左傳》封豕即伯封。詳下文『封豕是舛』疏證。意者伯強謂之風伯，猶伯封謂之河伯。伯是其爵，強封是其名。二者皆古諸侯之被祀為自然神者邪？要之，伯強為風神，無可疑也。然古又謂箕星主風。《漢書·天文志》曰：『箕星為風。』《開元占經·東方七宿占篇》引石氏曰：『箕四本作大，誤。星，一名風星。』《太平御覽》七引《荊州星占》曰：『箕宿四星，第二星一名風後。』是箕星當為風神，故《周禮·大宗伯》先鄭注曰：『風師，箕也。』《風俗通義·禮典篇》曰：『風師者，箕星也。』《獨斷》曰：『風伯神，箕星也。』伯強為古諸侯，又為箕星之精者，疑箕是伯強所封國之分星。知之者，伯強即禹強，禹強居北方，並已詳上，而箕之分野為幽州，為燕，並詳下亦在北方，以是明之。

知女歧伯強皆列星之精，然後知《天問》之所以二事連問者，非偶然也。不寧惟是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曰：『尾箕幽州。』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曰：『尾箕燕。』又《天官書》索隱引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『尾九星，箕四星，為後宮之場也。』《北堂書抄》一五〇引《春秋佐助期》曰：『尾箕為後宮之場。』是二星者，其分野同，其所主之事亦同。然則《天問》之不泛言他星，而必以此二星並舉，亦非偶然。且《呂覽》說大山之名，有歧母，亦有不周。（引見上文）歧母即女歧，說亦詳上。不周，風名，隅